



沈宗瑞

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，曾於紐約州立大學賓漢頓校區布勞岱中心短期研究，亦曾於馬來西亞的馬來亞大學經濟行政系擔任客座教授一年。一九八二年至清華大學擔任教職，歷講師、副教授與教授職，於二〇一〇年以榮譽教授身份退休。擔任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期間，推動核心通識課程改革，為國內通識教育樹立模範而戮力。在社會服務方面，主要於新竹地區推動社區大學發展長達十餘年。

給清大師生關於通識教育的一句話：

勤於充實探索世界的豐富，敏於反省尋覓人生的安處，敬業樂活，不失童心。



清華的通識緣

從1982年八月到清華服務，到今年(2010)二月退休，個人在清華擔任教職時間長達27.5年，剛好佔了清華在台復校時間的一半。其間歷經六位校長(其中一位代理校長)以及學校成長的每個階段，可以說是「六朝元老」了。而我對通識教育可以說是「從一而終」，一直任職在這個單位，而我的退休也可視為通識中心已步入穩健的青壯時期，接替有人了。

總體而言，我是以感念興奮之情退休的，在清華的歲月，我從這裡的環境汲取養分與學習成長，而今年，終於結束了我人生規劃上世俗志業的階段。尤其最後六年的主任兼職，使得我有機會更深入理解大學教育的內涵。值此清華創校一世紀以及通識中心成立二十年紀之際，回顧檢視過去，或許可能稍稍有助於未來清華的發展。

總體而言，清華學風自由開放，關懷社會，尊重人與學術，許多舉措充滿對社會的關懷，也時有改革教育體制的創舉，這些其實都是滋長通識教育的肥沃土壤。清華有國內最先成立的通識教育中心、共同教育委員會以及具有特色核心通識課程等等，遑論還有具特色的人社院、院招生、清華學院以及繁星計畫等多數創舉。清華師資的多元特質是這些創舉的活水源頭。我看看其他約略同等級的學校，具有這些豐富特質的還不是太多。但是未來這些特質也有可能逐漸式微了。

最近幾年的世界排名競爭以及 SSCI、SCI 論文競賽已使得的教授的多元性以及對社會關注熱心逐漸下降，這對大學的長遠發展以及大學教育的本務斷傷甚大。而國立大學校長都是任期制，常需面對以「年」為計算單位的校務成果驗收，所以許多長遠的發展與設計常無暇顧及。例如，大學部課程改造、所系重組或新設、建築空間的規劃美學及使用合理性、教授宿舍的提供等等。

一個有聲望的大學，重點在於有深厚的文理傳統。理學院在清華傳統悠久，但對於如何使學生具科學反省與科哲思考之教育則一向薄弱；人文社會學院系所仍舊單薄，不足以提供校園文化形塑的能量，增列系所實際早應積極從事；大學部課程結構改革應面對全球社會未來發展，近年也是躊躇難行，止於談論；校園規劃與建築設計應以境教為主要考量，仍未成為全校決策共識等。

最近一個會議上遇到一位 50 幾歲傑出校友，他說民國 60 年代後期，清華學生總人數不到 2000 人，他很懷念當時的校園與師生關係。的確，當時學生數少，又以研究生為多，校風淳厚不言可喻。乃至今日，清華學生已有一萬一千人之譜，生師比已至 22 比 1，與當時顯然不可同日而語。清華未來要出類拔萃必須要發掘出自己

的特色，否則以目前走向，無論就質量亦僅得止於現下之水平而已。

在通識中心有個好處，你可以看到許多被多數所忽略的面向。所系的壁壘，使得台灣的大學教師很少花心思關心大學整體的教育內容與品質，尤其是研究型大學。我心裡常常疑惑，大學究竟是為教授而設，還是為學生而設？縱向的系所發展已根深蒂固如是，但是未來國家社會所需人才要素，已在在說明人才培育洵非一個系所教學內容所能全盤提供。

因此，設計一個新的橫向聯繫校務行政組織以及課程架構設計，聯繫目前縱向組織構成一個有機組合，以面對未來學生自由選課需求(或者說就培養學生多元能力)而言，應該是一個令人充滿期待的發展。另外，應該力求保證師資的多元特質。目前助理教授、副教授的環境壓力之大，倍之以往，論文的壓力使得教師無暇他顧。行政組織調整可以表示學校教育觀念的興革，而照顧教師多元性亦是。

這兩者對於提供學生多元智能與創造力養成甚有好處，這本是大學教育的要旨，也是通識教育的終極目標。非常希望在最近可以見到相關討論與規劃，若果能如此，紀念清華百歲，意義將非比尋常，而這也可以意味著清華又將為國內高教開啓另一個

重大的發展里程碑。